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十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喏崇韜而已唐梁

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  
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  
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  
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  
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尚書丞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  
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  
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孥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  
責二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  
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言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白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全四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  
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  
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膏晷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革以說  
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革繼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珪任  
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責授華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負外  
置同正負已而竄華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二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華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華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  
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  
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  
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  
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後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丑任圜莊宗姊婿也請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望據几次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罷晉丘救潞者皆解

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曰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謾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又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公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予亦難免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

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  
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  
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園  
工部尚書無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  
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  
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謀隱守公  
解後莊宗遣錢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  
有色彭賂守者賂之後事覺召彭詰師將罪之彭懼悉  
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  
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及既量韜

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  
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安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  
延孝反繼安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  
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  
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  
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訟足天下便之是秋  
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  
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  
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又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  
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  
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執竒蕪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葉蘇合之丸而取蟻蝮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掠燕人以爲兵鳳懼因貶爲僧依燕王弟守竒自匿守竒奔梁梁以守竒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竒卒鳳去爲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變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相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  
以為天子幸下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  
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  
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  
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  
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  
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  
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  
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  
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  
為中興王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  
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  
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  
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訓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拳父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又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其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鄒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侯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求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二人而失二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求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其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文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

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問曰怒謂希甫曰老夫不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因全兒安知宮廷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且其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甄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甄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甄函以

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盧革輩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因各殺  
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負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金而  
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  
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  
堰牙官李筠告宋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  
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  
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  
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一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自餘坐  
告李筠事動搖軍衆爲嵐州司馬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  
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爲秦  
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群  
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師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詔病告家居  
又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贊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  
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賔僚奪  
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  
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太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  
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  
已而以瓚為西山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  
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  
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  
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  
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  
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立

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  
 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  
 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  
 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目中得卿此疏  
 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  
 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  
 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  
 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復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  
 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  
 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  
 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  
 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也  
 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  
 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  
 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  
 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



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彥澤何如人今日見之猶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朕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疆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善言先皇帝  
北朔斤之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  
有橫磨大劍十萬只羽要戰則來佗曰不擊孫子取笑天  
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  
紙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筆瑩藏其書衣領中以  
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  
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  
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二十四百炳馬二十二匹  
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是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坐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  
窮困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  
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  
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授兵  
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二將得出皆泣訴然  
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  
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  
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  
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  
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  
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音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筹授至八筹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

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閒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衣其帷帷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聞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既死珂而質其子英巒不能察其姦反妻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  
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  
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  
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  
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  
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譴諱然高祖大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承吉故秦  
王從曦子家世王侯富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州而  
求其先王王帶承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囊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徙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只誘人告崧與弟嶽等下獄崧歎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員逢吉改二十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  
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替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悉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湊諷湊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湊離間大臣罷湊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决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糞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既以逢吉權知樞密院乃命草麻聞周

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屯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踴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

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崔  
 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  
 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  
 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  
 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  
 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人白書現民有仰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  
 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

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奴而斯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後酷因  
 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王枕直錢十  
 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乞呈貝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  
 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宿安堂置宴  
 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  
 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直温拯訴之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温不先白已乃追  
 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  
 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斬近小人與後替李業等嬉  
 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



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實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安京有使閭晉御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姪閭人何意又罰爵弘肇妻閭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醕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耳聃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

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虛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

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緝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楮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

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明隱帝即位加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搆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

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承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羅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予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上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第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

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所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久問禳除之法延久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始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為鳥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

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八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竒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將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摩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斯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  
帝猶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  
南高保融車服道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無士章壻張貽肅血  
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身自殺

###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 五代史記第三十一

#### 周臣傳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  
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北  
郭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  
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幾子

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上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  
以給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後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  
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謀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扼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扼之備東則扼西備西則  
扼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扼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求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  
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豈可均至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幾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  
伐已扼群議親敗劉昱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

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

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刻  
而臨之仁誨自其心倣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太位未嘗有  
所聞而太祖世宗皆百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  
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  
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渾源賦甚詳又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  
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  
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大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  
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  
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

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曹徽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徽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徽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言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

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置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二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  
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  
封府柙衛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帝即位遷  
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  
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  
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  
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  
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  
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御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目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且鑿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公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五豎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劉楊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彦章素剛憤  
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女奴臣以謝  
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  
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彦章書而上已書未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  
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巢唐兵攻兗州未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透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

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彦  
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辟壘何  
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  
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彦章

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  
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文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  
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  
師與彦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

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招卒其子繼韜以澤  
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  
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  
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  
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文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揚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必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  
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

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  
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  
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  
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  
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  
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  
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  
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  
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  
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  
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祭而復其軍曰  
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悲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有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音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  
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  
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